

山的那边

赵淑萍



中，知道了这个村叫鞍山村。相传东汉骠骑将军张意及其子中郎将张齐芳曾隐居于灵山。《四明谈助》记载“山之西，峰联，耸如马鞍”，所以，灵山又称马鞍山。后张氏父子舍宅为寺，寺为灵山寺（保国寺）。这个村也命名为“鞍山村”了。

好几次，我离开保国寺，坐在公交车站等车，望着山下西去的那条路，就想：这条路，它通向何方？山的那边又有什么？

看农民们赶着牛，或推着手推车，向山的那边走去，看他们满身的尘土和周围的田畈，我就想，山的那边也许是一片广袤的田野，也许是一个采石场，也许是一个并不富庶的村庄。

这次“美丽乡村·都市田园”采风，揭开了十多年前留在我脑海里的一个谜。

在保国寺停留片刻，车子向前开去。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这村庄使人眼前一亮。沿路的房子一律是统一的景墙，简洁、美观，如一道长长的屏风，透着几分清雅。一条小河，水流清澈，岸边还有休闲的亭子。村头绿树成荫，路上洁净无尘。刚刚下过雨，一切都是那么青葱、那么鲜亮。苍翠的香樟树，那绿似乎还一点点地随着水滴往下“流”呢。一些农家还挂着一串串红灯笼，有箭头指示着“农家乐”的方向。屋舍俨然，山青水碧，一种田园生活的闲情幽意传递到了心尖。这是园林式的村庄，既保留着乡野淳朴的美，又融入了都市的审美情趣，让人感到清新、舒畅。

再往前，看到一个停车处，私家车泊得满满的。同行的文友说车都是专程赶来登小灵峰的。那么，是因小灵峰的“灵”，还是因为步行登山的乐趣，使他们趋之如鹜？恐怕是后者居多。城里的人向往乡村，想着与青山绿水相拥，上班族渴望休闲和健康，那么，这都市里的田园，当然是最佳去处。这时，从大家的言谈

（一种香草）。脚下的这条道路，就是北山休闲步道。北山休闲步道东起庄桥街道灵山寺，西至慈城镇五星村，全长约58公里，途经保国寺、慈城古城、绿野山庄，是巨大的“天然氧吧”。

我们攀登道旁的山峰。石阶砌成的山路，是专门为游人开辟的。山径两旁，草木芊绵。洁白的野栀子，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偶尔还可以看到杨梅树，密叶间悬红流丹。有一位文友看到羽色鲜丽的不知名的小鸟，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吉兆。爬到峰顶，俯瞰山下，苕湖景区尽收眼底。竹海、密林、湖泊、山间别墅……一切那样清明，不染烟尘；湖光山色烘托出一个静谧的世界，松风竹影中青山看我，我看青山，时光在这里似乎放慢了步伐。

原来，山的这边风景独好。我后悔，十多年前，一次次来保国寺，为什么就止步不前了呢。为什么与那个有着历史人文渊源的村庄以及近旁的明山秀水失之交臂呢？但我想，十多年前，那乡村还是旧乡村，看了也许不如人意。如今，我看到的是美丽的诗意的文明的乡村。十多年前，北山步道还未建成，现在，它刚刚开放，那我不是来得正是时候吗？

这一天，我们还去了慈城金沙村和三勤村。难忘金沙莽莽的竹海、山下生机盎然的庄稼和幽静的桃花岭古道，难忘茶香氤氲的三勤白茶源，更难忘乡村淳朴的民情以及一位农家老太把最好的夏白桃挑出来卖给我们的那份温暖。作家王静说，新农村的标志是“天蓝、水清、地净”，这“地净”，不只是地面的洁净，还包括这土地上人们心灵的纯净。

天池联想

陈志卫

去了新疆的天池，就觉得所有见过的湖泊中，数它最美。

最早对新疆天池的印象，来自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记得有这样的描述：“转了四五个弯，再走十多丈路，前面豁然开朗，竟是一大片平地，四周群山围绕，就如一只大盆一般，盆地中心碧水莹然，绿如翡翠，是个圆形的池子，隔了这千百年，竟然并不干枯。”“洁白的玉峰映在碧绿的池中，白中泛绿，绿中泛白，明艳洁净，幽绝清绝。”

真有机会去新疆时，天池就成了我心中的渴望。当真的看到天池时，我就有点傻了。怎么就和金庸书中描述的那么像呢？据说金庸当年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没有去过新疆天池。

天池位于乌鲁木齐以东110公里的博格达山北坡。站在山坡上向四周看去，群山中博格达雪峰矗立着，天空是那么的近，天池似乎只是个巨人的脚盆。据导游讲，天池有两个，水来源于雪峰融冰之水。金庸写的似乎是大天池之景，但大天池不是圆形的，约有五百米宽、八百米长，转过弯见一个小天池是近乎圆形的，约六七十米长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没见过金庸对天池的描述，只

要是见到了天池，都会由衷地赞叹天池的景色之美。

看过《西游记》的人，可能会联想到，吴承恩应该是去过新疆了。新疆广阔而寂寞的地域，很容易使人想起吴承恩描写的天宫，过去没有飞机汽车，天高路远，把西部地区写成广寒的天宫，倒是有了提供想象的地理基础。西部地区天气寒冷，吴承恩是江苏人，看到西部农作物生长时间长，于是就有了蟠桃三千年一熟的夸张思维。

另外，王母娘娘瑶池摆宴的故事，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记载：“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可见瑶池就是指天池。除吴承恩外，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口头文学中一直把天池说成是西王母梳妆台上的银镜，又说成是西王母的沐浴池，至于天池上空缭绕的云雾，都说成是西王母的霓裳羽衣了。

就在我们登临天池之时，天池周围游客已是络绎不绝，看到天池的石碑前面挤满了排队留影的游客，心中免不了为天池失去了幽静而遗憾。

向往自然之美是人的天性。在天池池畔有一块巨型石碑，正面有“天池”

两个大字，背面的八个字会告诉你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

那八个字是：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据说是西王母留下的。三千多年前，周穆王从当时的大周国都，大约是在今天的西安一带，西去大宛访问，就是现在的新疆。当时西王母族的首领西王母盛情地接待了周穆王，由此产生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和畜牧业文明的第一次大碰撞、大交流。访问期间，西王母和周穆王也擦出了火花，周穆王离开天池时，西王母情深意重地留下了这八个字。

我倒是查阅过《穆天子传》，卷三中确有记载：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以至于抚摸到这块石碑，脑子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翡翠似的天池，一对美男白衣沐风，浪漫得令人心驰神往。

天然美景往往能够使人忘却时空的转换。太阳西去，群山转暗，蓦然回首，天池池畔飞出一骑，碧绿的池水作为背景，一位白衣少女头插黄羽风中伫立，不由得让人侧目。那一刻让人浮想联翩。

天池之美，让你心中有了一块晶莹透别的美玉。

总第 5186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东沙古渔镇

石志藏

星

罗棋布的舟山群岛是一方引人入胜的海天空间，岱山列岛则是群岛中的一串耀眼明珠，而历史悠久的东沙古渔镇，又是岱山岛历史上的重要商埠。

那天，我终于跨海涉洋来到向往已久的东沙。东沙古渔镇的街巷，多是像江南老街一样用红石板铺成，湿漉漉的石板泛着光亮，折射出岁月深处的渔文化元素。石板上，我仿佛仍能感受到渔民大脚穿着草鞋的移动。而两侧临街的两层楼木结构房子，多用杉木作板壁，用酱色油漆涂饰，风吹日晒，极像渔民的红脸膛，街房虽然显得低矮，却给人以质朴、厚重的感觉。这些建筑多为晚清风格，底层作店铺，楼上用于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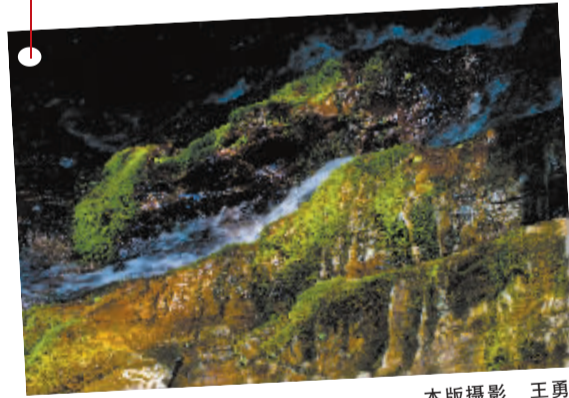
横街俗称“横街头”，位于古渔镇的西北侧，历史上这里曾经是水产交易最繁忙之地。交易的海货中，有宝贵的岱衢族大黄鱼，有鳓鱼、鲳鱼、目鱼、马鲛鱼、鳗鱼、梭子蟹、虾、海蜇和各色贝类。根据季节，鲜货、干货不一，史称横街渔市。浙东谚语曰：种田四月半，钓鱼四月半。它的意思是，每年的农历四月半，是农民和渔民种田、捕鱼最繁忙最辛苦的季节。当地的老人说，从前这个时候，应该在岱衢洋、大戡洋、猫头洋、大目洋捕鱼，然后在码头卸鱼，在渔市卖鱼，还要在“鱼厂”加工鱼。鱼厂，是将新鲜的大黄鱼、乌贼等劈开、盐渍、翻晒加工的作坊，捕、供、加工、销售“一条龙”。老人又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都能听到码头卸鱼时大黄鱼嘴里发出的“咯咯”、“呜呜”的叫声，鱼腥味充满整个东沙街巷。“吃饭时，闻一口鱼香，饭就‘咕’地落肚了。”一位70多岁的张大娘感慨而又幽默地说。

东沙渔市的繁华，《中国渔业史》、《定海厅志》、《岱山县志》等史志上也多有记述，每逢渔汛，东沙“捕鱼晒鲞，殆无虚地”。我在东沙海洋博物馆的老照片上，看到过几千斤竹列晒鱼鲞的盛况。竹列鳞次栉比，场面宏大，像展览会一般。据说，竹列晒鲞，以黄鱼、墨鱼为多。此情此景，令我这个在东海边长大，从小喜欢吃海鲜的人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咽了一下口水。

历史上舟山渔场丰富多样的渔业资源，吸引了宁波、福建等周边地区的渔民前来捕鱼，而横街渔市的繁华又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收购鱼货。他们干脆住在东沙的客栈里收货，又派人到陆上各城市设“咸货行”，搭建销售渠道，买进卖出，生意兴隆。一业兴带来百业旺，清朝、民国时期，东沙渔镇上店铺林立，“严永顺米店”、“三阳泰南货”、“鼎和园香干”、“王茂兴老酒”、“高元春饼店”、“聚泰祥棉布”以及客栈、饭店，还有许多为渔业服务的竹木行、柴炭行、铁器铺、绳索、皮革等商行，比比皆是。

踟躅在东沙古渔镇的街巷，闻着尚有余味的鱼香，任凭细雨默默淋湿头发，我闭目仰面遐想，试图遁入历史的深处……

置身于东沙古渔镇这段湿润柔软的时光，被淋湿的不仅是我的这袭悠长的思绪，还有这幅已然变成锈色的市井风情画……



本版摄影 王勇



高成钢 著 62

虚实之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解日本——这个离我们最近、情感上也最隔阂的邻居，我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

第一次去日本，本着职业习惯，我先到国会待了半天，见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对夫妻众议员。我和他们认识，曾在北京请他们吃过烤鸭，一同相谈甚欢。那次北京之行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青年的印象。他们怀着些许歉意告诉我：“过去，我们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我笑着说：“没什么，我们也曾经以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

日本议员的办公室都很小，用纳税人的钱，不好意思铺张。很多议员雇用自己的姐姐或弟弟做秘书，这样可以少付些薪金，节省经费。国会面向民众开放，百姓反映民情，只要提前约好，到时便可推门进来。

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一位日本首相在就任之后，都会拿毛笔写下几个汉字，甚至是几句中文，来概括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他们的书法功力也颇为了得。

田中角荣写的是：微风和暖。
中曾根康弘：蚯蚓断鸣千丈之井，回头仰天白云悠然。
竹下登：德必有邻。
宫泽喜一：水宽鱼大。
桥本龙太郎：百福。
森喜朗：春风接人。
小泉纯一郎：壮而学，老不衰；老而学，死不朽。
安倍晋：不动心。
福田康夫：信义。
麻生太郎：风雪育大树。
他们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如此耐人寻味。

每次去日本，都是早上8：30搭乘国航班机到东京羽田机场，坐出租车20分钟到银座。在银座的丸之内大厦，有一家“寿喜锅”（Sikiyaki），每回都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为我们服务，我们已经成了熟人。日本菜分很多流派，寿司（Sushi）、铁板烧（Teppanyaki）、寿喜锅（Sikiyaki）、天妇罗（Tempura）、火锅（Shabu Shapuu）、鳗鱼饭（Eel Rice），我都很喜欢吃。

我也喜欢日本的吉野家。上大学时，妈妈来北京看我，带我在新街口的吉野家吃上一份大碗牛肉饭，对我而言是最好的改善，外交学院的食堂实在不敢恭维。有一次在日本吉野家，我对一个小伙子称赞饭味道很不错，还让朋友帮我翻译，没想到那小伙子直接用东北话跟我说：“哥，再整一碗呗！”原来，日本餐厅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勤工俭学。

日本人很怕给别人添麻烦。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几乎没人高声谈笑，接电话也都低声细语，好像在开会似的。他们在地铁里戴口罩，通常是因为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别人，而不是怕别人把病毒传给自己。他们如果生病在家休假，回公司时会给同事送上小礼物，感谢他们为自己代班。

日本皇家车队从皇宫出来，跟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等红绿灯，甚至还排在出租车后面，没有交通管制。日本首相出行往往也要等红绿灯，首相秘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首相计算堵车时间。

日本人喜欢奢侈品。银座有一家卖Birkin包的二手店，那里的陪酒女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同时向三个客人提出请求：“请送我一个Birkin包。”然后卖掉其中两个，留下一个，告诉他们每一个人：“这是你送我的包，我非常喜欢。”在那里你会感觉Birkin包在日本并没有很好的品牌形象。

日本也有很多优质的非奢侈品。比如在中国流行的“优衣库”和我自己很喜欢的United Arrows，价格适中，普通白领都可以消费，品质也很好。

日本警察跟中国警察差别很大。日本警察普遍是服务型人才，为你排忧解难；中国警察大多是训话型人才，摇下车窗就骂。

我从没见过日本富人炫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日本也没有“我爸是李刚”，如果有，无须舆论指责，当事人自己就要出来谢罪。

责编 胡晓新